

蝈蝈歌吟

文
藝
小
屋

续维国 著
SAIBEIWENCONG



作家出版社

蝈蝈歌吟

续维国 著

作家出版社

蝈蝈歌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蝈蝈歌吟/续维国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6

(塞北星文丛)

ISBN 7-5063-1630-7

I . 蝈… II . 续…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1643 号

蝈 蝈 歌 吟

作 者: 续维国

策 划: 郭永明

责任编辑: 周 坤

装帧设计: 徐敬东

版式设计: 续维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内蒙古党委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10.75

印数: 1—3000 册

版次: 1999 年 6 月北京第一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630-7 / 1·1618

定价: 25.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序

周廷芳

我几年前就曾读过维国的两部文学专著。

前不久，他又送来一叠厚厚的散文书稿，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这位和我同

是毕业于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小师弟，其岳父曾广裕教授是我大学期间的《文学概论》老师。维国目前在大学担任一个综合类处级领导工作，每日里工作的繁忙程度

是可想而知的。文学创作需要静心而为之，他何得闲暇写出这许多文章？

入夜，我在灯下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散发

那长达一百五十余页的系列散文《蝈蝈又唱稻花香》，连缀起多幅生动凸起的画

儿时的稚嫩、“文革”的疯狂、知青的磨难、荒原的梦魇、津门之夜的奇寒、大学校园的感悟……这许多，直读得人心扉颤动，情似飞瀑，难阻、难遏、难歇。再看那

系列散文《家有双胞胎》，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写得似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妙趣横生。

注：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生，或让人读得忍俊不禁，或让人感到酣畅淋漓。读《哀恩师文》，则让人凄恻欲泪；读《坑狼》，特别是最后那声嘶力竭得“像法场上死囚嚎生”般地唱样板戏的情节，让人真真叹为摄人魂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逼人与之同作于天地间的文字；读《龙须爷爷的苦恼》、《燐死姻缘》，让人疑是作者就生长在他几本书中都提到的那个山老鸹眼村，不然，怎么会写出如此浓郁的乡土气息？读《斗虎晾鹰台》、《抽刀白肉》和《歌与俗》，一个个悬念夺人心神；读《中国春节新风俗大写意》、《当效东瀛重厕风》，又能读出一种大视野的广袤无际……维国的文章有的是用土得掉渣儿的“庄稼话儿”去写；有的又让人疑是鸳鸯蝴蝶派的传人；有的用了板起脸来做学问的笔墨；有的又多荡及全文的书卷气。读这书稿，以至让人感到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他何得如此多变的文笔？一直翻阅至“后记”，我才有《桃花源记》中“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感觉。

掩卷而思，我又为维国勤于笔耕的精神所感动。他二十岁始发作品，这许多年来，从未间断。其如此娴熟驾驭文字的能力，归结起来，亦可谓出自勤奋。能用几种文笔去写作，我想这其中显示着一个人扎实的写作功底。

《蝈蝈歌吟》的出版，可喜可贺。维国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自我超越确是难能可贵。如此一部书稿，多写在出差或工作之余，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在颠簸奔驰的列车上执笔，更难以想象他是怎样被繁忙的工作逼得只好打出差、旅途闲暇的主意，挤出星星点点的时间去圆自己文学创作的梦，以至多年养成了出差时带足稿纸的习惯。与其说是在读书稿，莫如说是在读其人啊！

维国酷爱文学，可他的创作实在不易，实乃苦心孤诣。《蝈蝈歌吟》这部书似一方白璧，虽有微瑕，我亦不忍再指明了，愿蝈蝈歌吟时有新韵，若苏轼《前赤壁赋》中所言：“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是为序。

己卯年二月十九日于呼和浩特

目 录

蝈 蝈 歌 吟

3	蝈蝈歌吟
6	——出语惊人
10	——凄美一笑
13	——“党”姓大娘
23	——恍若说梦
32	——泪洒谁肩
35	——伴狗而眠
42	——眯儿传奇
46	——半生不熟
53	——两个公式
57	——民歌内外
61	——荒宅记事
66	——夜游天津

生，真让人迷惑是 土》，则使人迷惑是 “谁沾染上此烟霞， 魂魄，惑人肺腑， 《龙须爷爷的香烟》 书中都提到的那个 土气鬼？读书不长 愚蠢者之行径，《 风》，这更是一 上得岸来，身入， 香气，读过书后， 多变两丈毫？一丈 行进子步，鞠躬行 《感恩图》， 成作品，这许多 和她出来，翠水山 风中看一个人直 《吸烟吸烟》， 威越来越大， 我像唯见 家有双胞胎 选择被紫红的工 失去时间去跟 她的习惯，与是 《感恩心更重 她吓你》这年岁 吸烟吸烟时有感 吸烟和她 选择是为 157

——父母苦心 ——初识一绺 ——诗书联谊 ——舞台梦圆 ——高考杂忆 ——侃名入学 ——往事五味 ——情孕繁花 ——著文评红 ——心语书房 ——“娘子请进” ——悔药难觅 ——赶制日记 ——双双远行 ——笔者结语
--

家有双胞胎 ——孕：男乎？女乎 ——生：亦真？亦梦 ——看：孩子？妻子 ——名：媞特？伊特

晋惠公之死	177	——喂：慢呢？快呢
文淵閣圖書館	180	——抓：有文？有武
子已小學書	183	——嬉：是敌？是友
員	187	——祸：险哉？幸哉
軍	190	——爹：干的？湿的
話題大賞	193	——教：又气？又笑
感 悟 人 生		
辭舊迎新賀新春	199	中国春节新风俗大写意
	207	当效东瀛重厕风
台真想	212	黄山冷色调
“假戰故”	219	坠马昭河
肉白	224	邂逅俊偷儿
歲暮寒夜	228	岁末话牛
改改己人	231	妻泪潸然
故說過年	234	母亲深夜来电话
老來青	237	邻家老太过生日
這樣執着究竟	240	憾在人去语未通
一起開	243	兔年杂想
當素	246	关于儿子的故事
亦有負疚情	249	亦有负疚情
51	252	闲侃烧麦

306	面对哀者
256	哀恩师文
259	牛婆儿与牛
261	听 鼠
263	“驴 年”
267	窝头情结
271	坑 狼
274	爆死姻缘
280	龙须爷爷的苦恼
286	

风俗拾趣

295	斗虎晾鹰台
298	闲话“姑奶奶”
304	抽刀白肉
309	满族人与奶茶
312	清俗辨趣
316	饽饽乱弹
320	“碎玉含珠”
323	歌与俗
326	漫话满族一俗
332	作者素描
334	后 记

烟 烟 歌 吟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摘自电视连续剧《渴望》

情话要忘——我多爱“蝈蝈”声，独自今从，气少忧患离人，女人事事皆宜为称颂，便被别家说成是祸患。但这是男儿的自豪，是男子的骄傲，不吉祥也得接受，有福也有祸，苦中含乐，密密麻麻无处不有，儿女们有的是父母的爱，而我却在年青时内离家离地莫若繁星。

蝈 蝈 歌 吟

“你可曾看见过稻田里的稻子在社稷坛上唱好歌也不禁想冬夜的歌是极好的歌，那声音又像极了歌谣，但这些歌谣多是农夫的歌谣，不是诗人的歌谣，小黄雀这样叫着，但生出了一只美丽的“歌”——蝈蝈大名一星宿后裔，原是父亲的歌谣，但歌谣的此姓是他的“夏对他的歌不外的歌”。蝈哥名怪异，姓名和大号皆叫蝈蝈，上高中时他考上了大学，在中文系读书，有一师曰：

“何不以新音混化掉旧音？‘蝈蝈’近闻，换一换古小字，‘蝈歌’，‘蝈歌’之名有虫又有声，蝈蝈之本义本是小虫所鸣，夏之原野之声，若改‘蝈蝈’为‘蝈儿’或‘歌儿’，你意如何？”

蝈哥并不在意自己的名字。他记得雷锋曾说，“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然老是念于至心而受小师一席话，他听了觉得倒有新意，反正自己言辞个个文雅，在班里年龄不小，同学们多叫“蝈哥”。这一叫法，和“蝈歌”乃同音不同字罢了，改就改。

第二天早自习，蝈哥在黑板上写了龙飞凤舞的如下一行大字：

本人草民一个，不舍蝈蝈奶名，有师指一通篇“歌”的字眼，点一刻，顿觉眼亮心热，夏之虫蝈蝈雄者，声不绝。丁对君君前翅基部可摩擦发音，师谓之“歌”，故写前向君君小个丁湖牛此完善贱名之启示，一名书出，有原野之

虫，又有原野之声，从今日起，改“蝈蝈”之名为——“蝈歌”。

启事写出，全班、全系轰动。这名好叫、顺口、易记。与人不重。遂在全校叫响了。他有时写些碎诗小稿投出，于是，“蝈歌”又出现在国内的报刊杂志上。有位同学因之灵感而生，作《蝈歌》诗投往《诗刊》。一月余，编辑回信：

“大作明显差些，不宜刊登，但诗的题目‘蝈歌’非常好，建议多练笔、多读诗，待创作水平提高，再用此题作诗……”

蝈哥的名字闹出这么多故事，其实，笔者最知道他叫“蝈蝈”的来历，出生时，头和四肢皆瘦小，唯有那屎瓜肚子不小，像个大肚子蝈蝈儿，于是，父母一拍即和，定名一个，叫他——“蝈蝈”。当然了，其父还有“析名之谈”，在此不提。

蝈哥与笔者交往多年，可谓形影不离的朋友。笔者对他可以说知道得太多了，已经到了像过了一辈子的老俩口子，到一块儿坐着没话说了，嗑都嗑净了。有一日在家中，小方桌一摆，四碟精致的爽口小菜一上，我们就喝起来了。三两的小壶坐在热水盆里，温热后喝了两壶，“温度”上来了。当时，正赶上电视里新播出个叫“浪漫一刻”的栏目，主持人正叫上场的人谈自己恋爱相识的一瞬间，谈那一瞬间的心理感觉。嘿，谈得五花八门，含蜜是含蜜；闻香是闻香；割肠是割肠；摘心是摘心；至于羞赧发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等等，那就不用说了，总之，个个都有不同，笔者大受启发，问及蝈哥：

“蝈哥，你也谈谈浪漫一刻得了！”

他酒喝多了，眯缝了半天眼，是在想？是在推算？是在回忆？鬼才知道。突然，他笑了，笑得脸上生出光彩来，说道：

“行啊，凡是沾女人的边儿就算，听说的也算，不这么着，我没那么多的‘一刻’，聊上几句，锁在心中多年的‘浪漫一刻’，反正今儿个也没事。说好了，再喝酒就得你谈了。谁不谈，谁不说真心话，谁是小爬爬。”他说着，用手做了个小乌龟向前

爬的姿态。

笔者点头称是，趁他闭目沉思之际，偷偷调好了他的录音机，并决心跟他一杯又一杯地喝，慢慢地聊，要是聊到天亮，一块儿上街吃油条，喝豆浆去。录下来的磁带嘛，当然成为笔者让他再请喝酒的筹码了。谁知，真的整整聊了一夜。后来，几盘带放给他听，他说既然说了，我还收这带干什么，又没啥不光彩的事，你写成了文章，著成了书，去让别人看，我也不怕。拿两盘带想敲顿酒喝，你失算了，请你可以，但不让你敲，其实我的醉眼当时早看见你闹录音了！

听了这话，笔者愣了，想了想，决定根据磁带上的“浪漫一刻”及对他再一次的刨根问底写成篇稿子，供读者们茶余饭后消遣，也闹两个稿费，去给他补偿一下那一夜的耗神、耗心、耗眼泪……

成，又有单呼之友，从今日起，成“蝈蝈”之名而一一。恋妻情深音录静韵丁我而前台空洞空洞而且顶甜丝丝，最将尖兵敲落令人不，天天夜半是更与你此更对口，恋妻情深环环多痛极心尖尖，因

1

出语惊人

“……实不相瞒，喝了点酒，说我对异性的最初感觉，陈谷子烂芝麻地讲起来，那是在小学的时候。”

小学上了六年，最初教蝈哥他们班的是个女“青春美丽疙瘩脸”，后来换了个细高水蛇子腰的“黄瓜条”，再后来，“秃头”、“对眼儿”、“雀斑鼻梁儿”等等。不知咋回事，都长得很难看，印象很深的是个教了他二年半的老女人，头发有些白，一身打补丁的旧得洗白了的蓝布衣裤。她每天懒洋洋地在粉笔盒里翻呀，找呀地，找同学们学雷锋，拾金不昧，交到讲台上，又被丢在盒里面的硬币，找到了往开着的门外一丢。门外站着她瘦得像背阴墙旮旯长起的狗尿苔一样的一对儿双的儿子。那两个儿子拾起钱一溜烟儿都跑了。去买点什么吃的东西鬼才知道。许多年过后，蝈哥才知道，那充满饥荒

的年月，老师饿得都快走不动了，还来给他们上课，也算是个好老师。忽有一天，她不来了，听说肺结核病很重了，在家里大口大口地吐血，不能来上课了。蝎哥听了心里很难过，把兜里的几分零钱放到粉笔盒里，对班长说是拾到的。班长便把他记上了《好人好事簿》。三四天后，来了一个女老师，替她来上课，说那吐血的老师死了。顿然间，全班像群小老鸹练嗓儿似的，“哇”地一声，都哭起来。同学们哭了整整一堂课。下课的时候，蝎哥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又把一个二分钱的硬币含着泪放进粉笔盒，才随着新老师去办公室，取死去的老师没批改完，新老师在上课前批完的作业，履行他当学习委员的职责。

到了办公室，新老师让他坐。他犹犹豫豫地坐下。老师站着，一张挺秀气的脸对着他，很近很近，连她抹雪花膏的味都可以闻到了。蝎哥被这惊人的美貌和香味所“威胁”，不知老师为何这样近地注视着他，心咚咚直跳。

“小鼻子眼儿一张一张地干啥？”老师突然发了问。

蝎哥的鼻子竟动得更厉害了。他没有照镜子，但他想象，自己肯定像立起身子四下眺望时动鼻子的兔子。

“听说你叫蝎蝎，你的名字叫得很好听，长得也很好玩，看你的眉毛，多好看，妈妈夸过吗？”

“嗯！”他点点头，但不知犯了什么错误。

老师看蝎哥不紧张了，又突然发问：

“为什么往粉笔盒里扔钱？”

“我……”

“告诉老师，好不好？”

“我没……没……”

“快告诉老师——”她拉着长声头低下来，极快地在他出了汗的脑门儿上亲了一下。

蝎哥第一次被妈妈以外的女人亲，下意识地用手也是极快地

擦了一把，不是讨厌她亲，也不知为什么，不舒服。她看了先是一惊，接着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笑累了，又停下来发问：“没想到，没想到，还是个挺倔的小男子汉哩！你说说，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起了死去的老师很穷，她还有两个小一对儿的，就是两个长得一样的，老想吃点东西，的，的，孩子……”蝈哥说得支支吾吾，断断续续，一抬头，老师的泪掉下来了。吓得他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错在哪儿。

他抱着一摞儿作业本往回走，只见有许多散了课间操的孩子们往他们教室跑，来去匆匆，进进出出。上课的铃声响了，蝈哥一踏进教室，惊呆了，满讲台的硬币。讲台周围的地上也是，粉笔盒已经被硬币的小山埋得严严实实。天啊！这都是给……

老师进来了，依旧是那张秀气的脸，当她看见同学们聚积的硬币，又一次哽咽了。她没有叫班长收拾那硬币，从兜里掏出个方方的小花手绢包，从里面拽出一张纸币。全班的同学们喊喊喳喳地议论起来。那年月，孩子们大多不认识钱：

“呀！这是几钱？”

“五角的”

“二毛的”

“不！不对，我妈告诉过我，这是一元的。”

蝈哥知道，老师在那硬币的山上放的是一元钱，还洒下了几滴清清亮亮的泪珠。

课开始讲起来，接着上堂课练造句。用“一……就”造句，每人造两个。全班里没有一个人举手，大概都在想念死去的穷老师，看着满讲台硬币发呆。老师有些急了，没想到点的第一个人就是蝈哥。

“蝈蝈！”

蝈哥应声站起来。老师慢慢地走过来，又是很近的，又是那